

晉城歷史名人文存

吳廣隆 馬甫平 主編

山西出版集團三晉出版社

晉城市三晉文化研究會

西北文集

清 畢振姬 著
第 二 冊

吳廣隆 編審
馬甫平 點校

西北文集

清畢振姬 著
第二冊

晉城市三晉文化研究會
山西出版集團三晉出版社

西北文集卷五目錄

辨 二首

大風稽疑……………(二四五)

良鄉武成王廟辨……………(二五〇)

疏 三首

乞致仕疏……………(二五六)

開光疏……………(二五九)

薦亡疏……………(二六一)

記 七首

陽城聚奎閣記……………(二六四)

重修沁州廟學記……………(二七三)

重修三壇記……………(二七九)

劉侯建三巖廟記……………(二八二)

漢前將軍廟記……………(二八七)

韓王山玉女池記……………(二九〇)

重修敬一亭記……………(二九四)

西北文集卷五

清 畢振姬 撰

辨 二首

大風稽疑

己未二月之望，畢子自陽鄉如京。時大風逾兩日，屋瓦飄捲，樹枝摧落如雨。出門騎步相持，氣塞而足不能舉，逆風僵，順風仆，雜與牛馬頓藉。道人掖以歸廟。定息，道人曰：『噫！氣之怒號，非夫刁刁調調者，跬步顛沛，六七十里埋黃沙，孰知老人死所？其待之。』予懼謝曰：『人不見風，乃今予見之矣。《春秋》六鷁退飛過宋，書見也。見其六而別爲鷁，與五石傳闕異辭。雖聖人闕且慎，予老於其行死，安得如道人之御風者，排闥闔叩

西北文集

卷五

辨疏記

二四六

天門乎？齊大國風聚辨士，楚大王風召詞臣，大風之飛揚思守，秋風之黃落懷人。以今衝騰歛忽，面面不見，無所置吾口矣。』

道人問風雨雲雷。曰：『風雨自天降由陰陽，雲雷自地出由剛柔。風陽之極，陰不能制，散而爲風則制陰，陰格而陽薄故也。風行天上畜，行地上觀，行水上渙，識言行，從龍虎，公君子小人之羣，余懼不敢言。時風之巽，先庚後庚以申命；天風之蠱，先甲後甲以長民。二月太史告協風，農器畢出，噓噏吹息，皆氣應之自然，夫何至此極也？五風風三代，八風風一歲，十五國風風一人。《北風》感焉，《穀風》刺焉，《晨風》興焉，《終風》怨焉，怨天乎？杜子美曰：「無錢居帝里。」余自怨也。』道人問：『前日

雨土，連日大風相尋，何也？』曰：『風者土之冲氣，雨暘燠寒由風，金木水火由土，猶人之視聽言動由思也。聖時風若，蒙恒風若，天與人初不遠。』道人不省，又問人春大風何占。余亦不省。道人出，余思六鷁退飛過宋，劉歆謂怕風之罰。宋襄公區霧自用，不容臣下，逆司馬子魚之諫，與楚爭盟。乃成王出郊返，風前此之大木斯拔，王亦有自用意乎？一休徵三年，一咎徵六年，何風占之不疾也？人主間有自用之過，天必儆戒以譴告之，成王風至而懼，襄公風過而忘，忘斯及矣。夫告之而不應，雖慈父變色，襄公之逆天也。人主之上不見有所謂天者，天無掎擊之權，亦忘之，休咎非天也。師曠歌《北風》、《南風》，《南風》多

西北文集

卷五

辨疏記

二四八

死聲，以此知楚師之不兢。聲微若氣，細若息，況大風震蕩剽疾，周旋而不捨也乎？睢水之風，高祖懼而遁；昆陽之風，光武懼而乘；瀚海之風，番漢懼而兩解；高平之風，世宗懼而借一；烏林、陽城之風，曹操、石重貴忘亦竟忘之矣。羽方揚帆縱火，符彥卿出死力，操自賦詩，重貴猶調鷹後苑，天之所以儆戒譴告，豈其微哉？海鳥至，魯臧孫辰不省，柳下季省焉；融風登太庭之庫，宋、衛、陳、鄭不省，梓慎省焉；燕墜毛長丈二，裴頠不省，張華省焉。闔人太學滅燭，石亨搆朝臣拔木，天厭賊臣，人主不敢復私行其愛，而張禹、王安石謂天難知不足畏，是道君於忘者也。尾箕燕分，度遼主濊貊朝鮮。箕星好風，月行從之，濊貊今

之朶顏，朝鮮古之樂浪，在今安楛矢皮服海青之貢，恐有所缺望：疑一。風后之塵吹矣，須句、顓臾邑濟上，濟上蓬蒿，河決山東饑疫，恐其困迫於無聊：疑二。太昊風姓，生乘釐，乘釐生后照，后照生顧相，降處於巴，是生巴人；巴子五季流黔而君之，生黑穴四姓，廩君服四姓王黔。黔今貴州，巴今漢中。臨照子孫而禍福之，旦夕將歸命朝廷，恐其占風：疑三。夔蛇從風，夔子封豨，蛇主巴陵，殪於后羿之弓，今將次第即戮，徼大風於長隨，恐其鋌險：疑四。四者非疑也，懼也。懼而不忘，雖在殷憂多難之中，興邦啓聖，聖時風若矣。大麓之烈風弗迷，天弗迷也；尼山之烈風必變，與天變也。一飛一潛，一強一惕，而稽天

若懼可知矣。湯傲於有位，敢有怕舞酣歌，爲巫風；敢有徇貨色，怕遊畋，爲淫風；敢有侮聖言，逆忠直，遠耆德，比頑童，爲亂風。三風不匡，臣下墨。臣下墨矣，上豈不懼乎？懼則強也惕也，不懼其亦悔是哉！忘起於不懼，不懼起於不省，或以爲難知，或以爲不足畏，以言天爲老生之談，棄遠矣。予往在海南視日，日兩環重暈，土人曰：『大風且至。』越三日大風，金鐵皆鳴，屋瓦楹柱相與傾洞，淪漪洲渚，隔阡滉漾。三日風止，多溺者。土人省此而忘之，曾無異於鵲知風，予之僵仆以死何怨焉。道人高卧，予私懼爲稽疑。又北。

良鄉武成王廟辨

振姬命在壬癸，壬癸冬也。管仲以壬癸之日行冬政，月令時訓因之。其法本於太公，太公以無射之上宮，布憲施舍於百姓。無射九月之律，律之無射，山之無終，陰陽無始終云。振姬生九月寒露，自旅四爻起，歷小過至漸共十五爻，屬艮三爻，斷爲蓍收之人。壬癸真武之冥爲政，不生無射，故壬癸生九月爲客，客多心疾，無射之不調也。振姬累歲病九月，戊午客陽鄉真武廟，補病三月而愈，神宥矣。陰生金與甲，寒生水與血，金水夾日，望母爲家，雖憂哀不失靜止嚴順之心。衛生於溫淳謹密，無終無射，旅則旅，艮則艮，利在東北真武之所馮神焉。己未正月，武弁因敗兵闖入，道人草韉餅疊燈燭之有掃地，夜眠不敢伸足，漸侵振

西北文集

卷五

辨疏記

二五二

姬。主人銜振姬失謁，陰嗾弁，振姬窮哉！樂毅、劇辛、騶衍宜以燕爲畏途，獨真武可狎主耳。廟東有毀宇四圮，梁柱構櫨榆桷之木，在一梗坐穿乎土，土有銃，南嚮開口，階下挖三丈爲汙池。道人告余曰：『此太公廟，久廢，神座嵌石斷滅，但辨武成王字跡，邑志亦佚。』上元夜，振姬如廁，犬吠，七八人起走，心識爲盜賊，間風霧漲天，毀廟屋梁委地，夜投諸坎。次夜，構櫨榆桷與柱盡，道人不敢言。太公令灌壇風雨遠不敢加，今其主辱盜賊，其鬼不神，連夜聽薪樵伐木之聲，皆弁廝養脫籍者市易。太公以金鐸訓武，武卒敗而薪其宇，誨盜賊耳。武弁起盜賊，在官養盜賊爲卒，敗官養盜賊爲賊，太公以棘茨當賊，窮於無所入，不

武。顧太公客燕，供應武弁廝養卒固宜，太公不得客燕，歆非體享非族。振姬客陽鄉三月，幸矣。非我友而招，招主人避客，兵法客倍而主人半，太公不按劍問客，客主人也。徐子不疾走，定爲李密、王世充虜，何有太公既朽之土木哉？真武廟鄰太公，太公祠毀，真武東北喪朋，振姬何尤焉。壬癸之政，曰善順陰陽時祀，曰無伐山川之藏，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。主人方賞盜賊，臧武仲不詰盜，真武壬癸之政隳作教，不作祀，一任主人爲之矣。聞武弁隸百三十卒，接署官覈伍符，見丁止三十有九。主人監餉四百日，闌出官錢，不問則賊氣遯至，太公真武何有焉？嗟我蓐收之人，有不去視太公。燕莊公送桓公出境，桓公割燕君所

西北文集

卷五

辨疏記

二五四

至與燕；燕惠公入齊，齊與晉納惠公。客主誼如此。太公客以盜賊，令北道主人無禮哉！《燕世家》昭王子惠王，惠王子武成王，武成王立十四年，韓、魏、楚共伐燕，齊伐我，拔中陽，燕、齊變爲仇讐。大呂陳於元英，故鼎返乎磨室，必不祀太公。道人記武成王字跡，此或燕之原廟也。太公冒燕武成王，是馮跋安祿山冒，神其吐之乎？以太公爲客，武弁北面而事之誼，不得以盜賊，終以武成王爲主人。主人雖君臣異代，踐其土，食其毛，滋盜賊逼處此，毀宇毀主而莫之省視，謂主人何？凡政，盜賊法死，而盜賊不止者不必得，必得而猶有盜賊則主辱。聖王務時而寄政，即奈何以盜賊令也。武成王子孝王，孝王子喜，喜子丹，殺客樊

於期，獻督亢地圖於秦。陽鄉東非燕有，武成王亦客。燕主人令逐客，齊太公、燕武成王概逐。漢陽鄉侯發魏廣陽王建，坐廢留陽鄉盜賊，將卒，真武亦齒寒。真武主冥，冥主顓頊，顓頊執壬癸之政者，春不侵太皞，顓頊亦復爲客。客倍不能得盜賊，主人何避客之深也。帝嚳居顓頊城東，慕容徙顓頊城南，顓頊莫適所主，以真武之七星爲主。聞太乙五帝祠毀，大風拔木，震壓甘泉竹宮，唐毀廟，亦風雨，上元武成舊王燕祠毀，風與日爭明，則失生之國惡之。陽鄉去京七十里，振姬不上逐客書。人與鬼無所處，窮極仰朝廷爲政，政不行而鬼神效靈。真武黑光壓城，乘龜鮫珠蛤，役修熙而驂龍蛇，披髮擁江雲之砲車，鞭風伯以下北荒，

豈有盜賊哉？

疏 三首

乞致仕疏

奏爲乞放老病廢臣事。臣本累世農夫，蒙賜丙戌進士，起教授，以至布政，中更十任，碌碌未有學行之可稱。尋以病廢，歸耕十有九年，囚首垢面塗足，日與田父牧豎伍。農夫如臣而戴恩至死者，先帝賜臣進士，皇上許臣致仕也。皇上博訪學行兼優之人，部臣憲臣以臣充舉。臣老未死，誓當馳驅竭蹶，遂其許國之心於末路，豈敢言病乎？顧臣年六十有六，久以艱苦荒棄其心，學殖落而行誼衰，頑鄙狷狹，臣實自知。部臣憲臣知臣於十任之前，

不知臣於十九年之後。若見臣囚首垢面塗足，亦將目而誰之，豈有學行之可舉者乎？諸臣學行可舉，必其老益壯窮益堅者，臣齒亡髮短，旦夕溝壑，先年墜馬折臂，右手攣縮不伸，加以酸風烈日之銷磨，人夜目盲不見。手不伸，目不見，不能執筆以綴所聞，又何以益聖學之日新、乾行之不息乎？皇上博訪學行兼優之人，當籌兵、計餉、審官之日，老臣非營平、新息，盲臣非師曠、卻克，攣縮之臣非李牧、陳湯，不宜雜進，爲其學與仕殊也，行與能異也。叔孫通不舉學，魏無知不舉行，非其時耳。學行之無稱，以百畝之不易爲憂者，農夫也。曲儒不諳天下之大計，吾邱壽王發十難，漢公卿不得一，究與國家何益；唐太宗弘文館，宋儒議